

美國「製造」了伊斯蘭國嗎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

筆者不時聽到這種說法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是製造伊斯蘭國的幕後黑手。有趣的是，這種說法來自左中右各方，可是，到底「製造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這看似十分簡單明瞭的詞語，其實可以引伸出不同的含意。

三個製造的意思

第一種所謂「製造」，是**消極被動的態度**，令伊斯蘭國乘機崛起和滋長，例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、前總統候選人本·卡森、菲奧莉娜、前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·布殊都先後批評奧巴馬要對伊斯蘭國的崛起負上直接責任。在二零一一年伊拉克的局勢大致平穩，然而，奧巴馬撤走幾乎所有駐守伊拉克的美軍，造成了權力真空，以後發生的事已成事實。

第二種說法是，美國的**積極干預直接地惹來無窮禍患**，例如德國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關愚謙認為，美國為了石油利益，為了保持美國在國際上永遠是老大的地位，她在全世界到處干涉他國內政，甚至挑撥離間，造成了中東的亂局；研究伊斯蘭的中國學者王小強在批評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時指出：中東國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被西方列強弄得分崩離析、亂七八糟，這並不是由於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無知，剛剛相反，這是有計劃的分化，是有系統的陰謀。

第三種說法是美國**愚蠢的外事政策間接造成了伊斯蘭國的冒起**，布殊政府以為推倒了薩達姆政權，就會為伊拉克帶來民主和和平，但美國羅恩保羅學會（Ron Paul Institute）執行主任丹尼爾·麥克亞當斯（Daniel McAdams）說：「這（伊斯蘭國）是源於美國的行動破壞了該地區的基礎設施，破壞了伊拉克社會，摧毀了伊拉克政府。」麥克亞當斯解釋說，雖然以前有很多伊拉克人在薩達姆·侯賽因的統治下生活得不開心，但是他們沒有如美國人般和薩達姆有過節。

伊拉克是小布殊的黑鍋

以上三種說法都有點道理，但也有值得商榷之處，現在讓我們逐一去檢視他們。曾任奧巴馬白宮內閣事務高級總監的娜耶拿·哈克（Nayyera Haq）對第一種說法提出了強力的反駁：這是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，不是奧巴馬。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，她問共和黨戰略家亞當·古德曼（Adam Goodman）：其它選擇是什麼呢？你認為派遣更多部隊到伊拉克就可以解決問題嗎？

據【新聞真相】記者本·斯旺（Ben Swann）所說，伊斯蘭國本來只是在伊拉克的一個小型武裝集團，雖然他們試圖挑戰美軍，但是他們沒有錢，沒有本事去招聘更多兵員，後來伊斯蘭國將重點從伊拉克轉移到敘利亞。二零一三年六月，一個敘利亞自由軍的將軍在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發表演說，他指出，如果國際社會不向反政府的自由戰士提供武器，反政府軍將會在一個月內被消滅。

斯旺指出，他曾親自因著敘利亞危機而會見了美國總統奧巴馬，儘管奧巴馬在敘利亞危機上謹慎行事，但參議員麥凱恩和其它官員卻要求馬上採取行動。在那位將軍呼籲國際援助的一個星期內，美國、沙特阿拉伯、約旦、卡塔爾、土耳其、以色列開始向自由軍提供武器，培訓和資金。而vox.com指出，奧巴馬曾經敦促波斯灣國家停止支持敘利亞的極端組織，但海灣國家置若罔聞，最後，一大部分武器落入伊斯蘭國手中。說穿了，在伊斯蘭國問題上，麥凱恩比奧巴馬需要承擔更多責任。

動盪的中東符合美國長期和整體利益嗎？

第二種說法隱含了一個十分可怕的結論，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徹底失敗：幾十年來，大多數民選的美國總統、參議員、眾議員都是自私自利，為求目的，不惜搞砸全世界的卑鄙小人。問題是：到底製造一個混亂的中東，對美國又有什麼好處呢？不少人認為，美國染指中東是為了石油利益，例如小布殊出兵攻打伊拉克，就是項莊舞劍，意在石油。其實，買石油的代價是遠遠小於發動戰爭去搶奪石油。在【走向伊拉克的路：新保守主義建構的戰爭】這本書中，穆罕默德·艾哈邁德（Muhammad Ahmad）寫道：「如果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石油，那麼美國在確保自己利益這方面便非常疏忽。」伊拉克在二零零九年把石油合同授予外國公司，最大贏家是挪威、法國、中國、俄羅斯；在十一份簽訂的合同中只有一份去了一家美國公司的手上（埃克森美孚）。

德國時事評論員米高·雷德斯（Michael Luders）博士則認為，美國在戰爭中是有利可圖的，由二零一零年中期至二零一四年中期，美國最大的軍火集團洛克希德馬丁的股票翻了三倍，打擊伊斯蘭國讓美國軍火商收到源源不絕的訂單，賺到盤滿鉢滿。這種說法和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在一九六一年所警告的「軍事工業複合體」（Military-Industrial Complex）前後呼應，根據這種說法，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為了繼續其生意，希望世界越亂越好。不過，這真的符合美國長期和整體利益嗎？其實，除了軍火商外，絕大部分美國行業都會受惠於和平的環境，而不是動盪的局勢。

為何只怪美國而不怪俄羅斯？

第三種說法是間接歸因，這種間接的方法需要將許多遙遠的事情連接起來，而往往不同人會選擇不同的事件，得出不同的結論。一個流傳甚廣的例子就是，美國在前蘇聯入侵

阿富汗期間支持反蘇游擊隊，當中包括了後來創辦基地組織的賓拉登，而伊斯蘭國是由基地組織分出來的，所以，美國一手造成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，可謂咎由自取。

有趣的是，vox.com記者馬斯·費舍爾（Max Fisher）將遠因更向前推進一步，在【六分鐘內解釋伊斯蘭國的興起】這視頻中，費舍爾將伊斯蘭國的崛起追溯到蘇聯入侵阿富汗。說得好！

按照間接歸因的邏輯，如果蘇聯沒有入侵阿富汗，美國便不會介入；如是者，就不會有基地組織；如果沒有基地組織，就不會有伊斯蘭國。那些批評者為什麼只怪美國人，而不怪俄羅斯人呢？

一些批評者又指出，在冷戰期間和後冷戰時期，美國為了保護自身利益，不惜支持獨裁者和腐敗政權，間接地激發出極端主義，例如美國長期以來支持專制的前伊朗皇帝巴列維，結果導致了一九七九年高美尼神權革命；此外，美國亦支持沙特阿拉伯政權，但沙特人民並不喜歡這親美政府，沙特政府為了疏導民怨，於是容許華哈比派在國內和國外宣揚極端思想，無怪乎在九一一事件中，十九名劫機者裡面有十五人是來自沙特阿拉伯。

這種間接因果論並非全無道理，不過，除非你接受雙重標準，否則，運用同樣邏輯，你也應該批評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國家。伊斯蘭國的全稱是「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」，如果敘利亞沒有發生內戰和俄羅斯沒有介入的話，伊斯蘭國未必有機會坐大。俄羅斯是敘利亞的長期盟友，一九七一年，通過雙方協議，蘇聯在塔爾圖斯（Tartus）建立了海軍基地。一九八零年，敘利亞和蘇聯簽署友好合作條約，條款包括軍事合作，而該條約在今天仍然有效。二零一一年在阿拉伯之春的氛圍下，敘利亞人民發動了反對阿薩德政府的全國性抗議，但阿薩德政府有俄國人撐腰，於是敘利亞軍隊以暴力鎮壓人民。在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，俄羅斯兩次使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，反對西方國家和阿拉伯國家推動制裁阿薩德政府的決議，而同一時間俄羅斯繼續提供大量武器給阿薩德政府。敘利亞內戰爆發後，它變成了一場代理人戰爭，敘利亞政府接受來自俄羅斯、中國、伊朗、伊拉克的支援。在二零一三年，聽命於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參戰，支持敘利亞政府軍。

俄羅斯盡一切可能來保護阿薩德政權，二零一五年九月俄羅斯開始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，在半年內俄羅斯的空襲殺害約一千五百至二千名敘利亞平民。此外，俄羅斯只轟炸反阿薩德的叛軍，而不是伊斯蘭國。若果採用間接因果論，那麼俄羅斯亦間接地助長了伊斯蘭國。

結論

綜合以上所說，到底美國是否有份製造伊斯蘭國呢？筆者的答案是「有」，美國的外事政策是否愚蠢呢？我認為至少小布殊政府是極不明智，小布殊可以擔任美國總統，那麼我應該有資格做聯合國秘書長。然而，美國和西方是否需要負上全部責任呢？筆者認為，

俄羅斯和其它國家亦需要承擔起部份責任。但更加重要的是，伊斯蘭國家本身是責無旁貸的。面對穆斯林指控美國時，【紐約時報】記者托馬斯·弗里德曼（Thomas Friedman）這樣反問：「當你抱怨美國人對你們做過什麼什麼的時候，你曾否問過你對自己又做了什麼呢？」

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被形容為美國逼出來的反帝國主義群體。可是，伊斯蘭國的殺戮對象包括了伊斯蘭什葉派和庫爾德人；在全球多宗恐怖襲擊中，大部份受害者都是穆斯林，而不是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。基本上，這些極端組織都抱着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；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」的想法。而不幸的是，偏激思想在一些伊斯蘭國家中十分盛行，例如在塔拉班控制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區域，一些女孩子只是希望上學讀書，卻遭到塔拉班武裝分子無情地槍殺；在最近一次採訪調查中，百分之八十一埃及受訪者同意不貞的婦女應該被處死，而百分之八十六受訪者同意叛教者應該被處以極刑，這些違反人權的想法和做法，到底關美國什麼事呢？在【為什麼他們恨我們（美國人）】這節目中，有線新聞網特約評論員法瑞德·扎卡里亞（Fareed Zakaria）說，所有這些指控聽起來很熟悉，當他年輕時，他遇到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將世界上的問題歸咎於美國或是外國勢力。

筆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，通過多年累積的經驗，我發覺，無論是個人或群體，如果是「姓賴」或者「姓屈」，到最後都只會令自己停滯不前。若從追究深層原因的角度來看，美國並沒有製造伊斯蘭國，是伊斯蘭國的仇恨製造了自己。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，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行了一個對槍擊死難者的追思會，大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：「仇恨十分容易，但愛需要勇氣。」

2016.6.20